

# 宋代大理寺诸职能论析

田志光

(河南大学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大理寺作为宋朝中央最高审判机构,在宋代的司法运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宋代大理寺除了最主要的审判职能外,还有诸多其他的法治职能,诸如立法职能、监督职能、考选法官职能、监狱管理职能以及大理寺官员奉命临时办理(差遣)事务,承担着与宋代法制建设相关的其他任务,为进一步完善宋朝法治环境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宋代;大理寺;审判机构;立法职能;监督职能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4)01-0007-07

大理寺是宋代中央司法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宋代中央司法运行最重要的环节。大理寺作为中央司法审判机构,直接反映宋代最高统治者的统治意志,为宋代法律自上而下、有条不紊的贯彻执行起了重要作用。宋代大理寺的主要职能是司法审判,关于此问题笔者已有相关探讨<sup>[1]</sup>。此外,大理寺还有立法职能、监督职能、考选法官职能、监狱管理职能以及大理寺官员奉命临时办理相关事务。关于大理寺的这些职能,前人有所涉及,如毛晓燕《略论宋代监狱管理制度发展及主要特征》论述了大理寺对监狱的管理情况<sup>[2]</sup>。薛梅卿、赵晓耕主编的《两宋法制通论》对大理寺狱的置废及其对狱政的监管有简要介绍<sup>[3]</sup>。笔者拟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大理寺审判职能以外的其他职能作一探讨,不足之处,祈请学界教正。

## 一、大理寺的立法职能

大理寺作为宋代中央常设的最高审判机关,从它设立之日起,就参与朝廷的立法活动,大理寺参与立法是其重要的职能,从国家基本法典的制定到敕令格式的编修再到“编例”,大理寺无不参与其中。此外,大理寺还负责律条的司法解释、编纂中枢机构的规章条例、参议军法和申严法令。

### 1. 主持制定宋代基本法典

宋朝是在割据纷争的五代时期建立起来的,宋初,因国家初建,百废待兴,各项法律制度基本上承袭唐律。太祖建隆四年(963),判大理寺窦仪建言:“《周刑统》科条繁浩,或有未明,请别加详定。”<sup>[4]</sup>卷六六于是,太祖命窦仪与权大理寺少卿苏晓、正奚屿,大理丞张希逊及刑部、大理寺法官陈光义、冯叔向等,在后周《显德刑统》的基础上,修订法律,当年八月告成,称《建隆重详定刑统》(简称《宋刑统》),共12篇,30卷,502条,随即下诏“墨印颁行”,从而使《宋刑统》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刊版印行的国家法典。《宋刑统》是大理寺官员负责编修的宋代第一部国家基本大法,它的制定与颁行,“使率土以遵行,

收稿日期:2013-09-21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宋代法律文明研究”(08JJD820172)

作者简介:田志光(1981-),男,河北沧州人,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后,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史。

国有常科,吏无敢侮”<sup>[5]</sup>。进刑统表,其对消除五代以来刑政紊乱,统一法令具有重要的作用。

## 2. 参与敕令格式的编修

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敕令格式的编修、整理,编敕是宋代最重要的立法活动。宋代的编敕不仅频繁,而且规模庞大。宋初没有专门的编敕机构,编敕由大理寺负责。建隆四年(963),判大理寺窦仪在修订《刑统》过程中,把从刑统中削出来的“令、式、宣、敕”,分别整理、删修,编成新敕四卷,共106条,名为《建隆编敕》,太祖下诏与刑统并颁天下。真宗景德元年(1004),命审刑院详议官周实、大理寺详断官彭愈和开封府兵曹参军孙元方三人编修《三司新编敕》<sup>[6]刑法一之三</sup>。大中祥符六年(1013)四月庚辰,判大理寺王曾言:“自咸平编敕后,续降宣敕千一百余道,及杂行者又三千六百余道,条件既众,检视尤难,望遣官删定。”<sup>[7]卷八〇</sup>于是诏令王曾与翰林学士陈彭年等详加修订。此时的立法活动,大都带有临时性质。大中祥符九年(1017),朝廷开始设置专门的立法机构“编敕所”。仁宗天圣五年(1027),以判大理寺赵廓等五人为“同详定官”,权大理少卿董希彦为“详定官”,大理寺丞庞籍等三人为“删定官”,完成了《天圣编敕》。景祐二年(1035)十一月乙未,又令审刑院、大理寺别减定配隶刑名敕五卷<sup>[7]卷一一七</sup>。庆历三年(1043)八月,在删定《庆历编敕》时,权判大理寺杜曾并为详定官<sup>[7]卷一四二</sup>。神宗熙宁六年(1073),宰相王安石提举编修《熙宁编敕》时,大理寺法直官刘夔充当检详官,权大理寺少卿朱温其充当编排官<sup>[6]刑法一之九</sup>。熙宁六年(1073)九月丁未,“权发遣大理寺少卿朱温其等九人”因编敕而“升任、迁官、循资有差”<sup>[7]卷二四七</sup>。

宋室南渡初,朝廷法制档案散失,断狱多靠三省人吏等省记。高宗建炎四年(1130)六月,采纳大理卿王衣的建议,重建“详定重修敕令所”<sup>[8]卷三四</sup>。绍兴元年(1131),详定重修敕令所编成《绍兴重修敕令格式》,大理卿赵公燿、许大英等都受到奖励<sup>[6]刑法一之三五</sup>。

孝宗乾道四年(1168),以臣僚建请,成立“重修敕令所”,差大理少卿王彦洪和韩元吉二人“兼同详定官”,大理寺丞潘景珪,大理司直洪藏六人皆“兼删修官”<sup>[6]职官四之四五</sup>,乾道六年(1170),完成《乾道敕令格式》<sup>[9]卷一九九</sup>。

## 3. 参与“例”的编修

“例”系指以前事的处理作为后事处理标准的成例。“例”在唐以前称为比、比附、决事比等。宋人王应麟讲:“比者,例也”,“比之为言,犹今之例”<sup>[4]卷六七</sup>。宋“例”按其调整对象,可分为断例和事例;按其创制方式,又有判案之断例、特旨理为贯例、指挥自是成例之分。但无论是哪种“例”,要上升为具有普遍法律效力的形式,也要经过一定的编修程序。北宋前期,并无编例活动。至仁宗庆历三年(1043)二月,判大理寺王子融提出“法寺谳疑狱前此猥多艰于讨阅,乃取轻重可为准者,类次为断例”。同年三月戊辰朔,始诏大理寺以前后所断狱及定夺公事编为例<sup>[7]卷一四〇</sup>。庆历四年(1044)七月丙戌诏:“大理寺乞选辅臣一员兼领,以慎重天下之法,令检寻自来断案及旧例,削其谬误,可存留者着为例册。”<sup>[7]卷一五一</sup>哲宗元符二年(1099)四月辛巳,刑部、大理寺奉诏将“绍圣元年二年断草,并刑部举驳诸路所断差错刑名文字共万余件,并旧编成刑部大理寺断例”<sup>[7]五〇八</sup>。南宋初,因兵火战乱,北宋以来的断例大都散失损毁。刑部提议“将见行断例并臣僚缴进元符断例哀集为一,若特旨断例,则别为一书”<sup>[4]卷六七</sup>,于是绍兴四年(1134),高宗命大理寺刊定现行断例。绍兴九年(1139)十一月,高宗又命大理评事何彦猷等编集刑名断例,刑部郎官张柄等看详<sup>[8]卷一三三</sup>。

## 4. 对律条的司法解释

宋代法律在运用中,如有不合时宜或遇突发事件,需要变通律条而又来不及重新修订律条时,朝廷常令大理寺等中央司法机构进行司法解释,以适应实际情况的需要。如司法解释不能解决的重大事件再呈皇帝裁决。

太祖乾德(966)四年,大理正高继申上请:“《刑统名例律》: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亲属犯罪,各有等第减赎。恐年代已深,不肖自恃先荫,不畏刑章。今犯罪身无官,须祖、父曾任本朝官,据品秩得减赎;如仕于前代,须有功惠及民、为时所推、历官三品以上,乃得请。”太祖从继申之请<sup>[9]卷二〇一</sup>。大中祥符二

年(1009)九月庚午,大理寺言:“准诏,定违制及不躬亲被受等条,今请应宣敕内有称依法科罪及朝典勘断不定刑名者,并合准律令格式;无本条者,准违制,分故失及躬亲被受与不躬亲被受条区断,内情重者奏裁。”<sup>[7]卷七二</sup>大中祥符六年(1013)正月庚子,令审刑院、大理寺、三司详定配隶法,“既而取犯茶、盐、矾、私铸钱,造军器,市外蕃香药,挟铜钱、诱汉口出界,主吏盗货官物,夜聚为妖等十二条,悉减从轻焉”<sup>[7]卷八〇</sup>。景祐二年(1035)四月辛巳,审刑院、大理寺言:“奉诏详定冲入禁卫条。按禁卫凡五重:亲从官为一重宽衣,天武官为一重,御龙弓箭直弩直为一重,御龙骨朵子直为一重,御龙直为一重,今比附律令,请以冲入从外第一重徒一年,每重加一等,罪止徒二年,误者减二等。从之。”<sup>[7]卷一一六</sup>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五月,大理卿周鼎提出“斗杀”律条的不当,应当区分“故意杀人”和“伤害致人死”的不同,得到朝廷的采纳<sup>[10]卷一六七</sup>。

### 5. 参与中枢机构规章条例的编修

大理寺参与中枢机构规章条例的编修,如庆历三年(1043)九月乙丑,诏令“今后百官起请条贯,令中书、枢密院看详、会议,必可经久,方得施行。如事干刑名者,更于审刑、大理寺勾明,会法律官员参详起请之词,删去繁冗,裁为制敕,然后颁行天下”<sup>[7]卷一四三</sup>。熙宁三年(1070)五月庚子,大理寺丞李承之编修中书条例<sup>[7]卷二一一</sup>。绍兴二十八年(1158)九月辛巳,权刑部侍郎兼详定一司敕令杨撰,“被旨修吏部条例”时,奏请“大理寺权暂差官五员不妨本职,同共删修”。高宗审阅后批准了奏请<sup>[8]卷一八〇</sup>。

### 6. 参议军法

真宗景德二年(1005)八月己亥诏:大理寺勘断“亡命军士及劫盗,赦限内捕得,罪至死者奏裁;限外劫盗准法。亡命军士罪至死者,杖脊黥面,流沙门岛,情理重者奏裁,罪不至死者,不以赦限内外,并依常法”<sup>[7]卷六一</sup>。景德三年(1006)九月庚子,大理寺言定禁军逃亡条,其下等禁军,月给酱菜钱满二百,随军壕寨而亡命者,请如禁军例决遣,自余悉准厢军。上曰:“俸少而法重,是深文也。”令自今下等禁军差为壕寨者,并增俸及三百,有犯论如法,余从所奏<sup>[7]卷六四</sup>。哲宗绍圣四年(1097)十二月乙亥,大理寺言:“外州军人逃亡于京畿,首告者,除犯死罪及强盗或杀人罪不至死,并元系凶恶及死罪贷命充军,不以今犯轻重,并从本府断遣外,余据所招罪先犯次断决讫,具录情款、合用条格,并所断刑名,牒送元逃处勘鞫,依法施行。如勘鞫得不实,其已决之罪,并不在通计之限。已上未至本所,逃走于京城内及畿县捕获者,并杖一百。”哲宗下诏准许<sup>[7]卷四九三</sup>。

## 二、宋代大理寺的监督职能

### 1. 监督各级狱案的审理情况

宋朝对地方各级狱案的审理工作十分重视,要求地方司法官员公正、高效、廉洁执法,慎刑恤狱、赏罚分明。为此,宋朝赋予了大理寺监察地方狱案审理的权力,主要有以下两种:

(1)对各路提刑司狱案的详复。宋代一般证据确凿的死刑案件由地方审判,由提刑司裁决,即“四方之狱,非奏讞者,则提点刑狱主焉”<sup>[10]卷一六七</sup>。提刑司在辖区内执掌一路刑狱,其所属州军审理的死刑案件如有疑难,则报提刑司审核,然后“诣实具案,附驿以闻,当付大理寺详覆”<sup>[11]卷二〇一</sup>。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四月丙戌诏:“诸州死罪情理可悯及刑名可疑者,报提点刑狱司详察以闻,当付大理寺详覆,无得顾避举驳,致有幽枉”<sup>[7]卷八〇</sup>。即大理寺对提刑司审核的案件有权索案复审。此外,大理寺还负有对提刑司的不法行为进行按察奏报的权力,如仁宗朝“天下提刑、转运、知府多以爱憎喜怒发摘官吏小失,以快比意”,因而朝廷“令大理寺,今后诸处勘到命官使司奏案,内有不合书罪、显涉据拾者仰奏勘”<sup>[12]卷四</sup>。可见大理寺对提刑司按察之严密。元丰八年(1085)十二月又规定,“提刑司检法官覆州县官小使臣等公罪杖以下案,申吏、刑部、大理寺注籍”,然后“法官才可以专于讞狱”<sup>[7]卷三六二</sup>。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九月,大理寺丞郭唐卿奏请:“诸路提刑司详覆狱案内有应奏者,径行缴奏,毋得再下本州,庶几狱无留滞。”诏申严行下<sup>[8]卷一五八</sup>。

(2)对诸州府淹延案件的举催结案。宋代诸州狱案稽违淹延的情况十分严重,大理寺作为中央最高审判机关,对诸州淹滞的案件有监察、督促之责。开宝八年(975)七月丙子诏:“诸州所上案牒,令大理寺、刑部共裁断以闻。”<sup>[7]卷一六</sup>即要求诸州对“情节未圆”的案件及时上报大理寺。元丰八年(1085)十一月二十四日敕:开封府、诸路州、军应奏大辟案,称刑名实有疑虑及情理可悯者,仰大理寺并依法定断<sup>[7]卷三六四</sup>,即包括开封府在内的州军如遇有疑案必须呈大理寺审断。南宋绍兴元年(1131)十一月,朝廷派遣大理少卿钱稔往浙西路催促各州县“见楚(禁)公事”。钱稔请求“因便密行体访民间利病”,得到批准<sup>[8]卷四九</sup>。绍兴八年(1138)十一月,因大理寺言“诸路多滞狱”,于是朝廷诏令:“诸路帅司各选委强明官一员,将本路见禁一年已上公事专一催趣结勘,仍逐旋具已勘结名件申省。”<sup>[8]卷一三三</sup>绍兴十九年(1149)九月大理寺丞郭唐卿上奏,论四方案牒来上本寺取旨,未圆情节往往不以时报,乞申严行下,得到高宗批准<sup>[8]卷一六〇</sup>。绍兴二十三年(1153)十月大理寺丞环周建请:“今后诸州有结解公事不得退回下县,如情节不圆,令官长审实、推鞠依限结断,庶无干证骚扰之弊。”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sup>[8]卷一六五</sup>。

### 2. 监察与纠举地方司法官吏的职务犯罪

大理寺对路、州、县等地方司法官吏利用职务之便,贪赃受贿、徇私枉法的行为有权监督和纠举,对违法官吏奏报中央给予处罚。仁宗时,范仲淹上奏:“臣请诏天下按察官专切体量州县长吏及刑狱法官。有用法枉曲,侵害良善者,具事状奏闻。候到朝廷,详其情理,别行降黜。其审刑、大理寺,乞选辅臣一员兼领,以谨重天下之法令。”<sup>[9]卷三九</sup>绍兴十五年(1145)七月大理寺丞周赞上奏,乞戒监司郡守毋得增吏扰民,诏申严行下<sup>[9]卷一五四</sup>。对开封府审理的曲法枉断的案件,大理寺有权索案重审改判。哲宗绍圣四年(1097)十一月丁丑,大理寺纠举京东西路提刑李昭玘、检法官赵紘用法不当,诏:“李昭玘、赵紘各罚金二十斤。”<sup>[7]卷四九三</sup>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庚戌,监察御史孙升言:“近因段继隆卖官事,论列开封府蔡京,恃与宰相同宗,不奉朝廷法令,任情肆已,放纵奸强,若不明行典宪,何以风动四方?伏望特出睿断,早赐罢黜,以警中外。蒙朝旨送大理寺依法施行。”<sup>[7]卷三六九</sup>同月丙午苏辙又言:“臣近奏言知开封府蔡京施行差役事,故意扰民,以败成法,及曲法庇盖段继隆赃污公事,乞先罢京差遣,及催督大理寺结绝断遣。”这项建议得到批准<sup>[7]卷三六九</sup>,使蔡京得到了应有的处罚。

### 3. 监察地方武装和军队中失职舞弊行为

大理寺对地方武装和军队中失职舞弊行为有监察之权,如仁宗皇祐五年(1053)五月庚戌,诏“审刑院、大理寺,广南西路城邑完,兵力可以固守而官吏避贼者正其罪,其无城邑若兵力不敌者奏裁”<sup>[7]卷一七四</sup>,即大理寺有权对因惧贼而弃城的官吏进行治罪。熙宁三年(1070)九月壬子,大理寺劾治“麟、府、丰州及堡寨官吏不申举修葺城櫓、器甲及简选兵马”,结果使麟府丰州及堡寨官吏四十人受到“降官罚金”的处罚<sup>[7]卷二一五</sup>。元丰六年(1083)二月丁未朔,大理寺上两地供输人周辛祖、顺祖、六儿私过北界与崔学郎等觐事案,犯在赦前,诏周辛祖、顺祖、六儿各处斩<sup>[7]卷三三三</sup>。同年七月戊辰,大理寺劾治“夔州权管威棹指挥都头、北班殿侍杜信减克军粮,盗官营材”,按法当杖脊降配,但神宗“以信为昭宪皇后兄之曾孙,特赎铜勒停,编管汝州”<sup>[7]卷二四六</sup>。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七月癸丑,大理寺主簿吴伸奏请:乞诸县镇寨土兵不得假借及私役差出以妨教阅。得到批准从之<sup>[8]卷一六五</sup>。孝宗时,大将李显忠因符离之溃滴潭州,既又籍其掎克军资为缗钱四十万,遣大理寺丞一员往督之<sup>[14]乙集卷三</sup>。

## 三、大理寺考选法官职能

宋初,统治者大力提倡士大夫学习法律,以通吏道。这掀起了士大夫学习法律的热情,形成一股习法、诵法的风气。自太宗之后,法律考试遂成为选拔各级司法官员的必经途径。因此,选拔法官的“刑法试”逐渐兴盛起来。刑法试主要由大理寺、刑部等司法机关负责主持和组织,大理寺官员多充当“刑法试”的考官和负责试题的议定、编写、核校。

真宗咸平二年(999)三月,诏:“审刑院举详议官,令大理寺试断案三二十道。”<sup>[8]职官一五之三</sup>景德四

年(1007)十二月壬寅,命监察御史严颖……大理寺丞马龟符等六人考校诸科程试<sup>[7]卷六七</sup>。庆历二年(1024)八月,诏:“御史台考试选人试律、断案并举选到刑部、大理寺法官等,令与审刑院警划关防,精加考试无令缴倖。”<sup>[6]选举一三之一二</sup>即大理寺参与考试纪律的维护。仁宗天圣八年(1030)正月十四日,“以资政殿学士晏殊等权知贡举……审刑院详议官马寻、崇文院检讨王宗道、国子监直讲王奎、大理寺详断官刘随、杨安其……充诸科考试官”<sup>[6]选举一九之九</sup>。天圣九年(1031)二月庚寅,选法官试律义“令审刑院详议官二员、判大理寺或少卿同试于御史台”<sup>[7]卷一〇</sup>。英宗治平四年(1067)正月二十五日,“以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等权知贡举……权发遣大理寺少卿、大理寺详断官孟开,审刑院详议官吕孝廉诸科出议;大理寺检法官陈确、大理寺详断官李逵、刑部详复官胡援、开封府法曹参军靳绥、司农寺主簿姚舜谐考试”<sup>[6]选举一九之一四</sup>。神宗熙宁三年(1070)九月乙亥,“命司封员外郎权判大理寺崔台符、崇政殿说书曾布、殿中丞权发遣大理少卿朱温其考试法官”<sup>[7]卷二一五</sup>。元符元年(1098)七月乙丑,诏令大理寺对“刑法试”中“封弥人吏稽滞试卷”进行勘劾<sup>[7]卷五〇〇</sup>。

以上事例充分说明了大理寺官员在组织法律考试工作中,任务是相当繁重的,从试题的议编、考校到考场纪律的维护再到对违反考试规章的官吏的惩处,这些工作都需要大理寺具体负责督办。

#### 四、大理寺监狱管理职能

宋代大理寺在元丰以前“但掌断天下奏狱”,即对上奏案件只作法律审,本身并不负责初审案件,因此也不设置监狱。神宗元丰元年(1078)十二月十八日,中书上奏:“开封府司路司及左右军巡院刑狱,皆本府公事;而三司、诸寺监等凡有禁系,并送三院,系囚猥多,难以隔讯。盛夏疾疫,传致瘐死,或主者异见,岁时不决。官司各执所见,隶属苦于咨禀,因缘留滞,动涉岁时,深为未便。参稽故事,宜属理官。今请复置大理狱。”上问孙洙,洙对合旨。再加上神宗本身也认为“国初废大理寺狱非是”,于是命崔台符等作大理寺狱,“工万七千,十七日而成”,“以楹计,凡三百六十有三,度地于驰道之西”<sup>[6]职官二四之六</sup>。元祐三年(1088),以“大理卿崔台符等不能奉承德意,虽士大夫若命妇,狱辞小有连逮,辄捕系。凡逆者所探报,即下之狱。傅会锻炼,无不诬服。至是,台符等皆得罪,狱乃罢”<sup>[9]卷二〇一</sup>。哲宗亲政后,在绍圣二年(1095)七月二十三日下诏:“大理寺复置右治狱,仍具元丰旧历,添置官属员数。”<sup>[6]职官二四之一二</sup>绍圣三年(1096),从大理卿路昌衡之请:“分大理寺丞为左、右推,若有翻异,自左移右。再变,即命官审问,或御史台推究。不许开封府互勘及地分探报,庶革互送挟仇之弊。”<sup>[9]卷二〇一</sup>此后,大理寺狱作为中央监狱终宋未废。

大理寺狱作为中央监狱,负责审理三司及诸寺监等处“除本司公人杖、笞罪非追究者”以外的各种案件<sup>[6]职官二四之六</sup>;官员犯法,“体大者多下御史台,小则开封府、大理寺鞫治焉”<sup>[6]职官二四之七</sup>。大理寺监狱的管理有着严密的制度。犯人人狱前,必须经过严格的检查,“凡金刀若酒及纸笔、钱物、瓷器、杵棒之属,皆不得入”<sup>[15]卷二〇</sup>。犯人人狱后,严禁狱官、狱吏泄漏狱情,元丰六年(1083)二月,大理寺右治狱规定“系公人泄漏狱情杖一百”<sup>[6]职官二四之一八</sup>。狱卒的使用遵循回避法,“大理寺手分、狱子,令本寺于外州军差拨”<sup>[6]职官二四之一七</sup>。

囚犯羁押候审,往往长达数十日,甚至达数百日者。在此期间,囚犯的医疗、饮食待遇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宋朝统治者曾多次下令调整监狱的规章条例,改善囚犯待遇。哲宗绍圣四年(1097)四月,刑部、大理寺言:“诸狱皆置气楼、凉窗,设浆饮,荐席,罪人以时沐浴,食物常令温暖。遇寒量支柴炭,贫者假以衣物。其枷杻,暑月五日一濯。”哲宗下诏从之<sup>[7]卷四八五</sup>。绍兴十七年(1147)十月癸亥,大理寺丞范洵上奏,乞州县狱囚并令狱官令长亲加勘讯,纵吏考鞠者,重置典宪,诏申严行下<sup>[8]卷一五六</sup>。此诏表明大理寺还负责全国监狱的监管。

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从大理司直朱藻之请,规定:“诸囚不应禁而禁者徒两年。当职官知情与同罪,失觉察者减二等。许被关留人越诉。”<sup>[6]刑法六之七五</sup>宋代大理寺虽然制定了详细的监狱管理制度,但许

多狱官置若罔闻,在实施中狱官违制现象亦很常见,这些制度除前期较为严格执行外,中期尤其是后期狱制相当黑暗,致使狱无大小皆稽留,罪无轻重多瘐死<sup>[3]</sup>。

## 五、大理寺官员的临时差遣

宋代是一个使职差遣盛行的朝代,大理寺官员时常奉诏督办与大理寺法治职能关系不大的其他工作。这种工作大多是临时性的,督办完毕即回朝交旨述职。宋代大理寺官员的临时差遣相当繁多。如:大理寺官员参与编修书籍。真宗时,秘书省著作佐郎、大理寺详断官陈从易参与编修《册府元龟》<sup>[7]卷三〇〇</sup>。庆历五年(1045)闰五月庚子,曾公亮奉诏编修《唐书》时,大理寺丞、国子监直讲邵必,亦参与了此项活动<sup>[7]卷一五六</sup>。嘉祐六年(1061)四月丙子,大理寺丞郭固编校秘阁所藏兵书,大臣或言固知兵法,即以命之<sup>[7]卷一九三</sup>。熙宁三年(1070)十月丙戌,大理寺丞馆阁校勘顾临、大理寺丞刘奉世同参修《经武要略》,兼删定诸房例册<sup>[7]卷二一六</sup>。元丰元年(1078)七月庚寅,大理寺丞曾肇兼修国史院编修官<sup>[7]卷二九〇</sup>。

宋代,大理寺官员时常奉诏前往地方协助当地官员管理农田建设,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安置流民等。对以上工作,大理寺官员有的是亲自负责督办,有的则是提出合理化建议。如太宗至道二年(996),以大理寺丞皇甫选兼任京西劝农副使,按行陈、许、蔡、颍、襄、邓、唐、汝等州劝民垦田<sup>[9]卷一七三</sup>。真宗咸平六年(1003)三月壬辰,大理寺丞黄宗旦言,“颍州陂塘、荒地凡千五百顷,可募民耕殖”,真宗即命宗旦“往经度之”。黄宗旦到颍州后,招募部民三百余户,下令免其租赋与徭役,结果募耕之民甚喜,使颍州陂塘、荒地一千五百顷变为良田<sup>[7]卷五四</sup>。淳化四年(993)三月,大理寺丞黄懋上书言:“今河北州军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五三年间,公私必大获其利。”诏大理寺丞黄懋充河北沿边屯田判官,发诸州镇兵一万八千人给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顺安等军兴堰六百里,置斗门引淀水灌溉,并令百姓根据时节变化种植水稻,最终使河北地区有了苇蒲赢蛤之饶,民甚赖其利<sup>[7]卷三四</sup>。熙宁八年(1075)七月甲申,遣大理寺丞陈祐甫、殿直杨琰,度汴河岸,置渗水塘为五丈河<sup>[7]卷二六六</sup>。南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四月辛亥,大理寺丞姚焯言:“兼并之家困廩动以万计,而力耕之民得食无几,望令有司参酌每亩以二税役钱为准,除外不得过若干倍,以抑兼并舒贫弱。”<sup>[8]卷六四</sup>此说明对抑制土地兼并问题大理寺官员提出了合理化的建议。绍兴二十一年(1151),因大理寺主簿丁仲京上奏言:“近来学田多为势家侵佃”。高宗即命“提学官觉察,又命拨僧寺常住绝产以贍学。”<sup>[9]卷一七三</sup>景德元年(1004)十一月丙寅,遣都官员外郎王砺、秘书丞许洞、殿中丞皇甫选、大理寺丞李渭,诣澶州安集河北流民<sup>[7]卷五八</sup>。庆历三年(1043)十月丁未,“洺州肥乡县田赋不平,久莫能治”,百姓多为流离。大理寺丞郭谠前往“用千步方田法四出量括,得其数,除无地之租者四百家,正无租之地者百家,收逋赋八十万,流民乃复”<sup>[7]卷一四四</sup>。绍兴十三年(1143)七月庚戌,因大理寺丞吴镛所请,诏:“诸路监司守臣讲究宽恤民力事件”,以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百姓安居乐业<sup>[8]卷一四九</sup>。

在对周边民族政权的战争中,大理寺官员或被委派亲自参加战事,或为军队建言献策,在作战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仁宗康定元年(1040)四月丁亥,大理寺丞石延年往河东路同计置催促粮草。仁宗明道时,石延年曾建言:“天下不识战三十余年,请选将练兵,为二边之备。”不报。及西边数警,始召见,命副吴遵路使河东,时方用延年之说,籍乡丁为兵<sup>[7]卷一二七</sup>。熙宁六年(1073)十月癸未,因大理寺丞汲逢收复河州有功,诏:汲逢迁两官;余推恩有差<sup>[7]卷二四七</sup>。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在与金作战时,大理寺少卿聂守献言建议:“请决蔡河、汴河,水合灌摩驼岗。摩驼岗者,前金人下寨之地也,地势卑湿,既为水灌注金人,乃尽占高阜之地为营。”<sup>[10]卷六五</sup>咸淳九年(1273)闰六月丙辰,“命大理寺丞钟蜚英巡视沿江堡隘兵船”<sup>[9]卷四六</sup>。

大理寺作为宋朝中央最高审判机构,在宋朝的法治运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规范其审判权的诸项制度的研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宋代的不同时期中央机构设置虽然屡经改革,但

大理寺始终常设,未经革除。在宋朝专制主义高度集权的政治环境中,司法集权也是其专制集权的重要内容,大理寺的司法审判权在宋朝受到各种约束。除了司法审判职能,大理寺还有立法、组织法官考试、监督职能、监狱管理等职能。宋代大理寺官员还参与书籍编修、军事管理、经济管理等临时性活动,这些职能与差遣也是大理寺的重要工作内容。本文通过对宋代大理寺诸项职能的探究,使我们对宋代大理寺运行的实际状况和宋代法律的实施情况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和把握。

### 参考文献:

- [1]田志光.宋朝对大理寺审判的约束机制[J].云南社会科学,2010(1):124-128.
- [2]毛晓燕.略论宋代监狱管理制度发展及主要特征[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5(6):65-67.
- [3]薛梅卿,赵晓耕.两宋法制通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 [4]王应麟.玉海[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5]窦仪.宋刑统[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6]徐松.宋会要辑稿[M].影印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
- [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8]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
- [9]脱脱.宋史[M].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76.
- [10]马端临.文献通考[M].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11.
- [11]佚名.宋大诏令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1.
- [12]赵善璿.自警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3]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14]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M].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00.
- [15]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16]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M].台北:大化书局,1977.

## Analysis of Various Functions of the Supreme Court in the Song Dynasty

Tian Zhiguang

(Research Centre for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Abstract:** Supreme court was the highest judicial agency in Song Dynasty, which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oper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most important judicial functions, there were many other functions, such as legislative functions, oversight functions, the functions of judges. Examination, prison management functions as well as supreme court officials ordered the temporary deal with other affairs. It undertook the Song other tasks related to the legal system,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legal environment of the Song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Key words:** the Song Dynasty; supreme court; judicial agency; legislative function; oversight function

(责任编辑 张春生)